



秦瘦鸥

小说纵横谈



沉重的翅膀

劫后日记

小说纵横谈

秦瘦鸥

BOOK 1

花城出版社

小说纵横谈

秦瘦鸥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县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 1-2,570册

(半精) 1-1,100册

书号 10261·667 平装定价1.35元

目 录

两个无底洞·····	1
谈《翼上》的片断·····	3
这一代的年轻人·····	5
虎王、豆腐西施、关系学及其他·····	8
喜读韦君宜的《洗礼》·····	11
推荐《改革者》·····	14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8
旧上海的画卷·····	20
浅谈郁达夫的短篇小说·····	23
《一百〇三天》和《戊戌喋血记》·····	25
谈历史小说《太极宫轶事》·····	28
“造畜”的故事·····	31
恩将仇报的故事·····	34
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	36
富于知识性的《列国志》·····	38
小说家笔下的动物·····	40
张蠡与《游仙窟》·····	44
貂蝉·徐母·孙夫人·····	46
我看旧说部《镜花缘》·····	48

赵匡胤与《飞龙传》	50
关于《杨家将演义》	52
从“法宝”谈到《封神榜》	56
从假面具谈到狄青	58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61
《西厢记》的故事	63
《英烈传》的作者	65
三保太监下西洋	67
董说的《西游补》	69
《儿女英雄传》泛议	71
闲话“狭邪小说”	73
晚清宫廷生活的几部回忆录	77
《近代侠义英雄传》和平江不肖生	84
重读《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86
《光绪与珍妃》型的外国小说	90
简谈推理小说	92
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95
论“女祸”	99
日暮途穷的悲哀	101
《晨曦》的启示	103
月亮碰撞地球的幻想	106
小说《绿牡丹》与京剧《宏碧缘》	108
钟馗捉鬼传说的演变	110
读《野叟曝言》所想到的	113
对《红楼梦》考证的一些想法	115

《红楼梦》研究中的脂评问题·····	117
红楼二尤·····	120
蔓生植物与薛宝钗·····	122
《福尔赛世家》与《红楼梦》·····	124
从《玉娇梨》谈到文化交流·····	126
沈三白与《浮生六记》·····	129
一部怪书——《何典》·····	131
《三侠五义》及其他·····	133
弹词小说与中国古代女作家·····	137
梁天来三告御状·····	139
《孽海花》及其续集·····	141
第一部写华侨生活的小说·····	144
写秋瑾的小说——《六月霜》·····	146
晚清小说搜遗	
——《台湾巾帼英雄传》的发现·····	148
犀利的解剖——老板与妓女·····	153
希尔达型的少女·····	155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57
丹麦的光荣——安徒生·····	159
鬼的故事·····	162
富有现实意义的小故事·····	165
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小说·····	167
读英译《莫泊桑全集》·····	169
哈代笔下的悲剧·····	172

略谈“林译小说”	174
----------------	-----

故非嘉卉列，聊作野花看

——我写《秋海棠》的经过及其他	176
-----------------------	-----

《秋海棠》六版后记	181
-----------------	-----

《御香缥缈录》中译本及作者德龄其人	183
-------------------------	-----

试论谴责小说

——《劫收日记》代跋	190
------------------	-----

《梅宝》从连载到单行本	197
-------------------	-----

历代说部的存佚	202
---------------	-----

说部收藏家	205
-------------	-----

所谓“标点小说”	207
----------------	-----

两个无底洞

我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写唐僧上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才到达灵山佛地。其中有一难是被上界托塔天王的干女儿白鼠精掳入无底洞，勒迫成亲，全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深入洞底，战败女妖，才得脱身。早年的京剧舞台上，有一出作为武旦本工戏的《无底洞》，演的正是这段故事。著名武旦演员阎世善在这出戏里面的卓绝的表演艺术至今尚为戏迷们所乐道。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对这个无底洞的印象还是很一般，并没有念念不忘，因为《西游记》写的全是神妖斗法的场面，驾雾兴云，移山倒海，几乎无奇不有，一个比较深的洞穴又算得什么？

倒是近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林支队》（残废军人王树梁同志著）所写的另一个无底洞，却给我以难忘的印象。

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边区山林地带与日寇作战的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山林支队。他们从伏击战中夺到了日寇的一大批军火和电讯器材，收藏在门楼头山上的一个大山洞里。关于这个洞，当地流传着一首民歌：

无底洞，洞无底，进了洞口往里走，三步迈过不由你，

向左拐，下楼梯，低头弯腰往里走，见了光亮头抬起；

过雨滑，迈河沟，拐弯抹角再向里，跑马唱戏全由你。

洞形上窄下宽，易守难攻。日寇发觉后，先派一个中队来攻打，那时八路军刚回根据地整训，村上的游击小组只有三支枪和八颗手榴弹。但女队员韩容容等凭着天险，扼守洞口，就把百来个日本兵挡住了。第二次日寇大队长古野又调集三倍的兵力，大炮机枪齐发，疯狂猛扑。可是山林支队在连长李吉昌和指导员于克勤的指挥下，利用地形，内守外扰，始终不让他们前进一步。最后，敌人使用炸药，把洞口炸坍了，但找不到入口，加上前来支援的八路军在周围不断袭击，使他们伤亡累累，结果不得不拖着尾巴退走。

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山林支队既要抵御敌人，又受到盘踞在无底洞里的几头凶恶异常的巨鹰和许多人臂那么粗的毒蛇的侵扰，情况极为危急。这些平凡淳朴的人民子弟兵既没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神通”，又请不到什么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等天兵天将来助阵，只凭他们的坚强斗志，竟以一些很普通的轻武器消灭了猛兽毒蛇，击退了大队日寇，取得全胜。这哪能不教读者肃然起敬呢？

与活生生的现实斗争相比，不管写得多么精采的神话，也要显得黯然失色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

谈《翼上》的片断

一九七七年四五月间在北京出版的《翼上》是专门描写新中国空军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陈立德，一二十年前就以《前驱》一书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从《翼上》看，他的写作技巧显然更加熟练了。作者凭着自己占有的充足丰富的素材，信笔挥写，无往不利。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如中国志愿军空军某部团政委祁征远、中队长高骏涛、飞行员尉迟恒等，形象都十分突出，栩栩如生，几次空战场面，也都写得热烈紧张，激动人心。

使我特别感觉兴趣的是故事开展不久后出现在朝鲜前线的一次小接触，战士们称之为吉普斗飞机。

那时，刚从空军学校出来的高骏涛等几个飞行员正奉命赶赴前线某机场。这是战争初期，美空军恃多为胜，正以全力破坏朝鲜后方的交通，妄图阻遏中朝大军的前进。号称双料王牌的麦克金中校驾驶着他那漆有虎皮及花纹的F—86型战斗机，在空中到处横行，对铁道和公路线狂轰滥炸，肆意破坏。

有一天，正当高骏涛他们搭乘机场的吉普车奔驰在山谷间时，所谓无敌的美洲虎飞行大队又出现了。许多运送战士的车辆和油罐车、弹药车等都泊在公路旁的一道天然峡谷里暂避。可是终于被狡猾的麦克金发现了。他的那架漆有许多黑骷髅和两条刺眼的黄杠的长机首先猛扑下来，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扫射轰炸。高骏涛为了保全战友和那些汽油、弹药等重要物资，决

心把敌机引开。他和吉普车的司机老赵（四川人）协作，故意装出一副慌了手脚，急于逃避的假象来迷惑麦克金。那个骄傲得发了昏的美军中校以为这是送到嘴边来的食物，果然追了上来。第一次老赵使用突然刹车的方法，使敌机投的炸弹全落到了很远的前面去。第二次，一面由高骏涛了望，一面由老赵按照他的指挥，把吉普开得忽而飞快，忽而象牛步，忽而倒退，使空中的麦克金无法咬住，角度扑空。第三次他们干脆中途停车，假装坏了机器，下车检修。正当大喜欲狂的麦克金驾机冲下来时，吉普又飞也似的驶走了，不但使他机枪无功，炸弹白扔，连自己那架飞机也差一些撞毁在路边的山崖上。

就是这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高骏涛，后来终于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中，把麦克金这块王牌击落到大海里，机毁人亡。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这一代的年轻人

近年，有人把这一代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人的缺点归纳成四句话：“调皮捣蛋，闯祸闹事，强词夺理，有己无人；”另外再加上两句：“麻木不仁，心如铁石。”事实是否如此，当然各个点和面上的情况不尽相同，很难一概而论。根据我本人目击的一些现象来说，觉得问题是存在的，不能闭上眼睛，一口否认，但由于各方面的重视和努力，情况正在好转中，尽管速度还不快，变化也不大，毕竟用不到慨叹什么：“这一代的年青人哪！”

为了证实我的话，可以举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为例：

中杰英的四幕话剧《哥儿们折腾记》和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已拍成电影）都是写当代的年青人的，并且还都写了几个“落后分子”，但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又令人信服地突出了那些正面人物，如主管生产的厂长丁公常、女车队长解净等所起的作用。他们从坚持真理的原则出发，用以理服人，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处处关心等各种正确而有效的措施，终于把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滑得很远，行将失足的青年，如侯小成、彭大海、刘思佳、何顺等等都拉回到了正路上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作品所描绘的情节和人物都富有真实性和复杂性，但又充满乐观的气氛，因为它们既揭露了问题，又指出了方向，即坚决反对只知道使用高压手段的官

僚主义，也反对迁就放纵，一味采取和稀泥的方法的那些所谓老好人，而主张正视现实，耐心地对落后青年进行争取教育。

因为这些作品的优点是灵敏而正确地测出了我们这一时代的脉搏，而又那么促人惊觉，发人深省，它们之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就毫不奇怪了。

不久前我很高兴地在今年（一九八三）第二期《长江》文学丛刊上，又读到了羊羴创作的中篇小说《云横秦岭》。作品也同样针对着青年工人中所存在的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加以揭露、分析、探索，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但可能是作者选取了一九八一年秋天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那场特大水灾为背景，感染力就特别强烈。展开在读者眼前的一方面是洪水泛滥、地裂山崩，国家和人民都遭到了不可估计的损失，并且灾情还在发展，险象环生。而另一方面，竟有几个背着皮线、挎着工具袋的青年电缆工视若无睹，沿途游逛，甚至为了报复宿怨，竟乘人之危，戏弄正在冒雨赶路，急着要和上级取得联系的干部，妨碍和破坏了铁路、电讯等工程的抢修。这就使人们不由不触目惊心，更加痛切地体会到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

作者笔下的落后青年郝宝成刚来铁路局报到的时候，“身穿一件杏黄色的大翻领猎装，银灰色的喇叭裤，盖着脚背，却趿着一双拖鞋，不伦不类，长鬓和小胡子连在一起，不男不女”。“干部找他谈话，他跟你‘对着干’，背名词，讲大道理，好象他比谁都知道得多”。住在工棚里，他聚赌轰饮，干部进去劝阻，别人都走散了，惟独他依然“踞坐中央，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慢腾腾地将麻将牌收起，若无其事。”……还往往不买车票，就跳上火车去；或是在酒馆里喝得太醉，肇事伤人，以至被抓进派出所。

但作者在描写他这些恶劣行为的同时，又介绍了他父亲在

筑路时因公身亡，母亲改嫁，依靠老奶奶抚养长大的家庭处境，以及他作为一个刚进初中的小青年，怎样被卷入时代的逆流，受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蒙蔽和煽惑，起来“造反”，加入武斗，把应该是受教育、长知识的十年大好光阴，在混乱和疯狂中送走。然后又写了他在初恋时期不幸被意志薄弱、贪图物质享受的女友所欺骗等经历，使读者很自然地察觉到，年青人的堕落失足，自有不少外因在起作用。

于是一九八一年的那次特大洪水及其造成的严重灾害，对年青的郝宝成（自然也包括小田和别人）来说，倒成了他一生中可贵的转折点。在与残酷的自然灾害的搏斗中，在铁路工程段老工长乌明山等人的教育和感召下，郝宝成逐渐认清了作为一个青年铁路工人应负的责任，也看到了光明远大的前途，决心用具体行动来洗刷他灵魂上积留的污垢。面对着风狂浪急，波涛汹涌的嘉陵江，为了及时架通电缆，修复中断的电讯，他抢在乌明山和小方之前，三次跳入寒冷的大江，强渡过去，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

当他们在云雾弥漫的秦岭上遇到宝成铁路局的领导同志时，那位当年铁道兵团的老政委，不由无限欣慰地说：“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的！”

一点不错，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的，目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导引一部分迷失方向的青年迅速走上正路，大踏步地前进。

（一九八三年五月）

虎王、豆腐西施、关系学及其他

粉碎“四人帮”，遏止了长期泛滥的极左思潮，真说得上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文艺领域里显得尤其突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催开了累累的香花硕果。单就我比较注意的小说创作来说，数量之多，已和建国后的十七年相仿，或竟过之；质量也并不含糊，我可以举出许多响当当的佳作来。自然，也出现过一些值得商榷的不经之谈，还有一些可能会影响读者精神健康的不香之花。然而它们所占的比例毕竟很小，而且确实是在所难免的。

我的阅读面虽然不广，但拿到了各地的文学期刊，总爱翻阅一下，以今比昨，使我深深地感到即使单从作品的题材着眼，形势也是很可令人振奋的。

不论是文坛老将或者是才冒尖的新秀，胆子都大起来了。各种重大题材，如有关政策方针、经济建设、思想作风等等，大家固然还在大写特写，即使与国计民生似乎无关，只从一切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些社会现状的小题材也敢于接触了。

最近为我所读到的就有田舒强的《山林之王》，达理的《除夕夜》（《人民文学》1983年5月号），张健人的《带猎犬的人》（《艺林》1983年第1期），丁晓禾的《豆腐西施和我》（《西湖》1983年6月号）等等，题材都相当新颖，作品也都写得非常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山林之王》写的是小终南山上最有本领的猎手褚老三。此人在前半生中曾捕捉过二十多头凶猛的活虎，名震一方。由于连年开荒造田，深山老林的面积越缩越小，虎豹等野生动物近于灭绝。人民政府决定在那里辟设自然保护区，禁止捕杀。褚老三心里尽管很别扭，但在明白了大道理之后，也就立即洗手不干。没想到他一时大意，还在山林里遗留下一副捕虎的钢夹，没多久竟把最大的一头猛虎夹住了。猎户们都懂得，捕虎容易放虎难。褚老三自己也颇感踌躇，但当他发现虎穴里还留有一群刚开眼的小虎崽儿，因断乳多日已快饿死。他想到如不赶快把那被夹住了的虎王放回，这一窠小虎也都非死不可。为了坚决执行政策，保护珍贵动物，他终于冒着奇险，去收下钢夹，释放虎王，终于在一场人虎搏斗中，堕崖伤命。作者田舒强同志对这题材显然是非常熟悉的，因而写得生动逼真，而把褚老三那样一位忠厚朴直，勇于承担责任的老猎手也刻画得性格鲜明，跃然纸上。

《豆腐西施和我》很有些喜剧色彩，作者的笔墨极为放纵恣肆，也使用了一些所谓意识流手法，读起来似乎略嫌凌乱琐碎，但还是把在菜场里当营业员的妻子这一人物写活了，一个既大胆泼辣、急躁爽直，而又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爱护的青年妇女形象，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

《带猎犬的人》通过神箭手岩波对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一番思想斗争，为读者介绍了我国西南地区黎族人民关于耕作、狩猎、恋爱、婚姻等各方面的风俗习尚，俨然是一幅精致优美的民族生活画卷。

《除夕夜》写的是大除夕晚上发生在北京郊区一家名为“迎客来”的个体经营的小饭店里的几件小事。作品肯定了劳动致富的道路，也强调了提高服务质量就是对人民负责的观

点。但结束时写几个清洁工人由于在饭店里受到了热情的招待而不加考虑地答应第二天就把原来安装在饭店门前的那个脏土箱子搬走，还有居民大楼的锅炉师傅柴罗锅因此也表示愿意把鼓风机在每次排气时放掉的热水设法接送到饭店里来，使他们“一冬天刷锅洗碗的水全有了”，虽然也可以理解为革命的同志们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但似乎多少有些宣扬所谓“关系学”的味道。

可是不管怎样，我作为一个小说迷，读了这些题材多样，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心情都觉得很轻松，又长了不少知识，同时也更加憎恶“四人帮”和极左思潮泛滥时的那股压制一切的霸气和杀气。

（一九八三年六月）